

明星教授易中天 疾筆書寫中華史

寫史需要勇氣，而寫上下三千多年的中華史，則需要更遠大的目光與氣魄。易中天撰寫中華史的消息，早前在內地掀起熱話，讚賞之聲有之，但隨之而來的更多是質疑。明星教授口氣大，話說完沒多久，首三卷已經面世，而第四卷近日也已經在內地發行。

從女媧到鄧小平，易中天自信全部三十六卷書可以在五至八年內完成。而熟悉他的人也知道，易中天寫史，絕對不能以一般學者寫書的方式來理解，他的立論方向、表述方法給大眾一個全新審閱歷史的視角，三千七百年的歷史在他筆下彷彿有了新的生命。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攝：彭子文



女媧是一隻大青蛙。

翻開第一卷書《祖先》，一下子就被這句話吸引了目光。

易中天說，寫史並非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引起社會上更多人討論歷史。錢他賺得夠多，但人們對於歷史的討論始終都不夠。而引起討論的前提，必須先吸引大家閱讀歷史書，這就不難理解他為甚麼用這種方式去說故事。

創新的表述方式

「他們說我寫得像九十後。」易中天笑着說，他本人並不排斥這種說法，反正他就是要用最顯淺易明的方式讓讀者了解歷史。可能一個下午，甚至一個搭飛機的空檔，就可以把三卷書看完，速食時代裡典型的速食閱讀方式，但他又不客氣地說，書裡該有的註釋一個也不會少，彷彿表明他就是有能耐寫出一部既順應時代潮流又經得起考驗的史書。

電視上的他談着歷史，現實中的他每天也寫着歷史，但歷史之外的他，還喜歡看武俠、科幻、推理小說，而且着迷的程度超乎想像。傑佛瑞·迪佛的書他每一本都拜讀過，阿嘉莎·克莉絲蒂的偵探小說他每一本都喜歡，而最近他看島田莊司的《Y之構造》更看到徹夜未眠。

兩列火車同時開進上野火車站，停下來後相互對着，而兩列車的七號車廂都有一具屍體，屍體「看着」對方，身邊堆滿了波斯菊和桔梗花。經過警方調查後，這列車上的女屍體和那列車上的男屍體竟是情人。男人是中學老師，女人是家長，她的兒子老欺負班上一個男生，男生最後自殺了，而列車員竟然看到這個男生出現在兩列火車上。「你說這小說看不看？害我一夜沒睡，不看完受不了啊，太好看了。」

「如果你能把一本歷史書寫成這樣，還愁沒有讀者嗎？」這是易中天的追求。偵探小說的故事情節、節奏、懸疑感容易讓人墮入其中，不能自拔地追看，但寫歷史不能編故事，必須符合正史記載。而易中天不斷閱讀經典小說，讀《石猴子》、《野獸花園》，甚至《三



體》，都是為了學習各種小說載體的表述方式。怎麼去組織內容、怎麼去說故事，決定了書的吸引力，這也是他經常強調的「創新」。

「我們要向偵探小說學習、向電視學習，學習各式各樣的表達方式。」

刻劃小人物

坊間對易中天的質疑可多了，能否駕馭這麼多史料？能否在五至八年內寫出來？能否如實交代中國的近代史？甚至連銷量也關心。易中天語重心長地說：「千萬不要用任何看待別人的眼光來看我，易中天非同一般，我不按常理出牌的。」他將自己比喻為蜜蜂，蜜蜂採三十六種樹做出三十六種蜜，牠不需要非採完某一棵樹的蜜才做出蜂蜜來。面對史料也如此，不需要看完所有史書才寫，只需要挑重點看就可以。在他眼中，並非學術性的論文才有價值，他論據充足，能解釋世界三大文明的概況，也可以用古文字和古文物來推敲以德國是周人的思想。這些顛覆性的想法具啟發性，你可以不認同，但易中天本人對自己的論述很自信，直言大家絕對找不出破綻來。

「接地气」可以說是他寫書最明顯的特徵，「歷史上再偉大的人物、再偉大的事件都是我們人類的，而最能打動人的就是人情，只要抓住這個東西，甚麼事都可以迎刃而解。」人們讀歷史，重

視的是存在感，讀王史總覺得與百姓的生活相差甚遠，因而大家才覺得歷史總是離自己很遠。所以易中天也打人情牌，第四卷着重於小人物的刻劃。「一般歷史書不提的，但存在於歷史上的，有些沒姓名，有些有姓名但大家也不知道是誰。」《左傳》裡有一個叫鉏麀的刺客，是春秋時期晉國的力士，晉靈公派他刺殺趙盾。他清晨時潛入趙府，看趙盾如何上朝，旁邊一個侍衛也沒有，他可以輕易完成任務。但鉏麀看了趙盾後肅然起敬，在無人的環境下趙盾依然非常守禮，他心知自己不應該殺他。殺他不忠，不殺他就不信，最後鉏麀自殺了。「很感人吧！《左傳》有記載，只是一般人不會注意。」

易中天寫史有龍應台的味道，他自己也坦承看完龍應台的《大江大海》，覺得從小人物的角度寫史是對的。「一個兵被抓去，糊裡糊塗地到了台灣，這是非常好的題材，這也是西方提倡的一種寫史方法。」喜歡看小人物、喜歡看人情的會很愛他的中華史，但不喜歡的可能就像李敖一樣，以學術論據去反駁他。

多媒體與寫作

這或許與他明星教授的身份不無關

係。電視上多了，曝光率高了，總會引起反彈，人們覺得學者不應該上電視。「公眾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但這觀念本身很可笑。你要知道羅素本身也上電視，歐洲很多學者上電視，只不過中國沒有這個傳統，大家就大驚小怪。我恰恰就是要顛覆這種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我要做給你看。」

易中天就是要證明自己可以上電視之餘，書也可以寫得很好。對他來說，只專注於寫書太無趣了，游刃於不同的領域才有趣。「這是一個互相促進的關係，電視會培養你一種對象意識，而這恰恰是很多學者沒有的，大部分學者都自說自話，他不管你聽不聽得懂，也不管你有沒有興趣，他只管自己想說甚麼，而在現代傳媒的時代，這種寫作方式絕對行不通。」

他形容，在多媒體、互聯網的時代，如果不利用現代傳媒或多媒體，只是死路一條。「電視頻道這麼多，你沒有在第一時間把觀眾打動，觀眾隨時可以利用遙控器轉台。」因而「電視人」要有觀眾意識，既要服務觀眾，又要把資訊傳播出去。

美國歷史頻道2010年播放《美國：我們的故事》，十二集的紀錄片收視超過大部分虛構類劇集。製作群邀來大批人點評歷史事件，包括演員、維基百科創始人、新聞節目主持人、歷史學家等。劇集用上大量電影拍攝技巧，畫面十分精緻，內容核心不外乎就是美國精神。「美國人對美國精神的表述都不一樣，但美國精神貫穿全劇，做得非常好看，所以好看與有價值並不矛盾，我就用時間來顛覆這個觀念。」

易中天經常拿馬克思的名言提醒自己：研究的方法不等於表述的方法。在電視上面對觀眾，有助於學者去了解觀眾的想法，找到合適的表述方式去打動觀眾。對於歷史，他說：「任何人都只看見這大千世界的某一面，任何人在認識世界、認識歷史和認識自己上，都是盲人，但不代表認識是沒可能的。盲人摸象，有人摸到鼻子、有人摸到耳朵、有人摸到腿、有人摸到尾巴、有人摸到身子，你加起來就是一隻象。」

在易中天的文字裡，你摸到了甚麼？

書介

圖文：夏楹

建築大轉換

作者：伊東豐雄、中澤新一
譯者：相宜
出版：聯經



現代建築不可或缺的元素是甚麼？日本「311」地震為建築界帶來不少衝擊和鉅變，讓建築師更深刻思考建築與自然環境的關係。2013年普立茲克獎得主伊東豐雄與思想家中澤新一深度對談，從地域與公共性、人與自然、能源與建築三個層面切入，反思現代建築的意義與弊病，並探討建築師的角色和責任。一連串關於現代建築的對話，探索建築最深層的本質，同時希望能牽引出建築界未來發展的道路。

出租身體的女人

作者：黃學友
出版：釀出版



求職四處碰釘的情緒，為了謀生決定出租自己的身體，作企業的人肉廣告板。一時之間，她的半裸廣告成為全國焦點，登上了各大報紙和電視台，令企業總經理樂開懷。然而這並非幸福生活的開端，她在一個月後發現自己罹患癌症，在這座陌生的城中沒有親朋好友，她只能夠靜靜地消失。直至城北孤兒院大樓竣工，矗立在旁的倩楠雕像才又勾起人們的記憶。以半裸廣告掙來的五十萬所建成的棟樓，就是她存活過的痕跡……

造日子

作者：畢飛宇
出版：九歌



沒有電視、沒有新款電子遊戲機、沒有造型百變的洋娃娃，現代小孩如何打發時間？畢飛宇成長於物質貧乏的年代，那些年他把桑樹當作玩具、把水蛭揉成球、觀看手藝人的勞作……遨遊於種種日常生活場景之中，對壯闊天地的探索，使他更加理解寂寥。他憑着想像力去創造無所不有的獨特世界，發現原來每件事物都是如此有趣而值得嚮往的。脫離物質、充滿白日夢的生活也可以很美。

解憂雜貨店

作者：東野吾吾
譯者：王蘊潔
出版：皇冠



感到困惑迷茫的時候，總希望世上能有一個地方可以解決人生所有的煩惱。僻靜街道中的「解憂雜貨店」，可會是你尋求救贖的地方？只要在晚上將寫上煩惱的信丟進門上的投遞箱，隔天就可以在店後的牛奶箱中得到回信解答。陷入愛情與夢想兩難的女孩、在理想與現實中掙扎的魚店老闆兒子、在親情與未來遊走的少年……因一個個投信人的交集而發生接二連三的不可思議事件，毋須警探和線索卻依舊散發著東野吾吾的魅力，讓人不禁深陷其中。

高智商犯罪

作者：紫金陳
出版：同心



工商所員工在旅行途中被綁架，車輛駛入公路監控範圍後，卻再沒有出現，所有人員連同司機在內，全部憑空消失於高速公路中，警方尋遍公路後一無所獲。到底有甚麼辦法能讓整車人集體在公路上消失得無影無蹤？調查中牽扯出多年前工商所隊長被毒殺一案，眾目睽睽下被人毒殺卻沒有目擊者指證兇手。無懈可擊的不在場證明，匪夷所思的逃脫手法，出人意料的情緒結局，本書透視出社會夾縫中的罪惡淵源。

折原一的敘述詭計

在芸芸日本推理小說作家中，折原一旗幟鮮明地以敘述詭計為招牌見稱，這也成為他的標誌特徵。當然，敘述詭計從來都是推理小說的必備元素，在日本的語境內，新本格派的一眾作家同樣對敘述詭計也優而為之。從本質上而論，新本格本來就不能避免敘述詭計的安排，一般而言當敘述詭計被釋破之時，往往也就是小說的高潮所在。至於在事先張揚的敘述詭計公告下，如何仍然能夠有辦法使讀者有所驚喜，正是反映作家水平高下的標準所在。折原一善用的正是「小說」自身的文類，由出版的《倒錯的死角》(1988)到成熟期的《遭難者》(1997)，他都充分意識及利用到「小說」自身的性格特徵，從而把創作的後設空間及遊戲，拿捏得更加得心應手。

敘述與詭計的表裡不一

田中健在〈折原一論——決算後的風景〉中，引述柄谷行人的名著《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直指文學的內部表現正是現代文學的意識根源。「因此，我並不是要從『內面』來觀察『言文一致』運動，相反，是想通過『言文一致』這一制度的確立來看『內面的發現』問題。不如此觀之，則我們只會愈發強調已被視為不證自明且自然而然的『內面』及其『表現』之形而上學性，而看不到其歷史性。」簡言之，作為讀者的我們，一向習慣了從小說的敘述中，接受「內面」的訊息，也可說是透過小說敘述此形式的假設，來把「內面」的透明性及真實性考察出來。這種「不證自明且自然而然」的習尚，好讓讀者產生共感，構成我

們心目中的小說化敘述。但當我們意識到故事的敘述情節，與人物角色的內部心理可以存在鴻溝距離後，那便會出現錯位後的藝術迷床——即不僅是為了欺騙讀者而加插欺騙伎倆，而是深化內容及心理的縱深探索。

而就推理小說而言，達成以上的敘述詭計往往也依賴時序的錯亂、狀況的反覆以及關係的相似性等元素的使用，從而產生出圈套式的閱讀趣味效果。而以上的伎倆，都是折原一常用的招數及熟練的策略。

複數文本的敘述

由於焦點重心鎖定在敘述詭計，所以折原一向來很有意識地，於作品中盡量去拓闊敘述文本的可能性及風格，從而擴展變化空間。在《倒錯迴旋曲》(1989)中，角色的日記、文本中的「小說」內容，乃至到報章上的得獎公告及評審內容等，都是不同類型的敘述文字。折原一正是透過不同文本的並置，從而製造出錯綜複雜的幻象，好讓閱讀故事進程上的詮釋可能，一直保持開放及謎底成懸念來進行，成就敘述詭計的完美鋪排。

《倒錯迴旋曲》實際上是折原一最早的長篇作，成為1988年江戶川亂步獎的候補作品。故事由一位希望成為作家的年輕人的日記開始，由被人盜取了原稿且



書評

文：湯福兆

作者：折原一
譯者：李彥樺
出版：獨步文化

取代成為得獎人，再陸續引出一連串殺人事件的糾葛。折原一當然有活用上述提及的策略，時序的錯亂乃白鳥翔的《幻之女》得獎消息被延緩發放，好讓讀者出現盜作的誤會。狀況的反覆為永島一郎及山本安雄均再三根據小說的情節，來設定及佈置兇案的現場。關係的相似性是精神病患者與作家的狀態，其實同樣出現不穩定及狂態的一面，所以山本安雄的雙重身份特性才得以有機融合。於是在上述三組元素的撥弄下，作為讀者的我們便容易不停作出錯誤判斷，到最後真相大白之時，便會得出真假難分——現實與虛構的界線從來就不穩定，一眨眼間隨時便會瓦解崩潰，陷進黑白難分的世界。

至於在推理小說的系譜中，折原一某程度也如東野吾吾般的早期影子，就是向來與文學獎沒有甚麼緣分。除了《沈默的教室》(1995)曾獲第48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長篇部門)外，其餘的像《多事的密室》(1985)、上文分析的《倒錯迴旋曲》、《異人們的館》(1994)及《冤罪者》(1997)等，都只得分別晉身不同文學獎的候補階段。當然，東野吾吾終有守得雲開見月明的一天，至於類似的好運會否他朝降臨折原一身上，那就要繼續拭目以待了。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